

2024年，再会顺成里

2019年6月19日，我们记录了杨浦区顺成里的“散伙饭”。

那个6月末，因为动迁，文章中的各位主角搬离了顺成里，就像电影的结局，一条弄堂里生活了几十年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

2024年7月23日，电影有了续篇……

文 / 晨报记者 姜天涯 画图 / 二黑



@上海市民生活指南

王海蓉一家三口现在住在宝山，80平方米。她还是会和新邻居打招呼，但不可能和新邻居天天一起吃饭了。

我能从饭桌上最小的16岁杨靖杰身上，看到从弄堂生长起来的孩子的特质，他不认生。和不同年龄的人聚在一起，像朋友。

“弄堂里长大的小囡，到外头放得开。像杨靖杰，像阿拉儿子也很放得开。阿拉儿子性格就蛮外向的。上到80多岁，下到能开口说话的（小孩），都能谈。”

“和生长环境搭界的，阿拉弄堂特别闹猛，串门串得老频繁的，可以讲是天天串门，没一天不串门的。所以很熟悉很熟悉，才会造成今朝格种局面，小孩看到大人，也不拘谨。”

杨靖杰是顺成里看着长大的。

“伊毛毛头（小婴儿）辰光，到阿拉屋里向来自白相，晒在阿拉床上。比毛毛头大一点，自家会走动了，伊在阿拉床上大小便，我们都不在意的，所以他和我们都很亲。”杨建良说道。

66岁的杨建良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。1个月前，聚会日期就敲定了下来。

“我1958年生的，从小养在那边，动迁是2019年，依讲阿拉这个邻居感情多少深？”

“一旦动迁之后，再想要回到过去，是不现实的。”

在KTV包房门口，他一开口就把画面拉到了5年前。

“那个时候真开心啊。阿拉都是自发性地聚在一个台面上，你搞一个菜，我搞一个菜。”

天天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，伤感的情绪要到卡车载着一家家人家搬出顺成里的时候才泛上心头。“感觉好像心里有种失落感。”

“心里这种感觉，啧，说不出来。”

他有些哽咽，眼圈也有些发红。

“动迁之前老邻居天天蹲在一道，大家好像不是老当一回事体的。动迁以后，就彻底地体验到，老邻居的感情是不容易的。”

“没动迁辰光还没啥体会，因为大家整天都待在一道。一旦大家各奔前程了，依格个区，我格个区，辰光长了，就感觉很珍惜过去，会感慨过去怎么没珍惜。”

对杨建良来说，5年前的“散伙饭”不是情绪的最高点，是情绪的开始。动迁后，他还是把房子买在了杨浦区，住在中原地区。“就觉着杨浦比较熟，比较方便。”

KTV嘈杂的背景音掩盖了几分杨建良话语中的忧伤，那是一个66岁的人在回忆生活了61年的弄堂，和那之后他体会的种种差异——说话的分寸，穿衣习惯，性格变化。

在顺成里的时候，老邻居之间讲话很放得开，“讲得好听，是放得开。讲得难听，就是很随意的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哪怕讲话稍微有点过激，老邻居不会生气，因为没到底线。”

“动迁之后，大家蹲在一道，讲话就特别要小心。”离开弄堂的环境，离开朝夕相处的氛围，杨建良不仅感受到了讲话分寸上的细小变化，也体会到了着装上的变化——睡衣不再穿出门了。

“我们以前都是睡衣睡裤，天冷是棉衣睡衣睡裤，夏天是夏天的一套，拖鞋一穿，就这样张家走走，李家走走，互相串门。”

现在杨建良住进了新楼房，从一群人的弄堂变成了一个人住。

“（现在）我没事不会下楼。假如我下楼拿个快递，或者买点东西，下去我就会换衣服。”

街头睡衣的消失，来自居住形式的变化，而居住形式的变化也影响了人们交际的方式。与睡衣拖鞋相配的行为是串门。

“老城区有个‘怪病’，喜欢串门。天冷天热夜饭吃好了，大家碰到的话，讲讲白相相。我到依屋里向，依到我屋里向，大家吹吹牛逼。夜道觉着开心的话，再吃点，就是格氛围，老闹猛的。”

可是搬到新房以后，最大尺度的邻里社交是见面打个招呼。杨建良觉得过去的交际尺度有好的地方，也有不好的地方。

好的地方是，谁家的老人生病了，如果子女在外上班，老邻居都会去敲他家门，帮忙打120。“像我们搬到新的房子里，你在家生了病，谁知道？”

不好的地方在人多嘴杂。

“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老城区的。再退一步讲，依现在再叫我搬回老城区，过过去的生活，我能适应的。”

即便动迁前，杨建良家还要倒马桶，他也愿意回到过去的环境。

“因为这60多年一生过来，我就在老城区生长出来的，我哪能会不适应呢？”

还是回到那句话，环境造就人。

于是，当环境变了之后，杨建良一开始难以适应。或许他到现在还没有适应。

当我问他：环境变了之后，你变了吗？“我变了啊”这四个字，他重复了三次。

“我变得有点孤言寡语，不想和陌生人多说话。”

他的性格内敛了。

和杨建良一样，石耀东现在下楼丢垃圾也会换一身衣服。

他专门观察过小区居民的衣着，“基本上看不到晒衣，都穿得蛮规范的。”

2019年刚动迁的时候，68岁的石耀东和朱凤菊夫妇借了周家牌路、松潘路的老房子。一年之后，借的房子也动迁了。在外又租住了3个月后，夫妻俩搬到了杨浦区长海三村。

5年里，怀着对老房子的不舍，他们专门回去看过顺成里。最近一次是今年的1月，5年前吃“散伙饭”的主会场睦邻中心、居委会、社区医院都已经成了平地，但他们原先住的周家牌路109弄还在。

原先的街区一点点清冷了下来，平凉路上的顺风大酒店客流量也变少了。

“当时拆房子辰光，我眼泪水哒哒滴，不舍得。”从小生长在顺成里的朱凤菊回忆起了5年前的场景。

“（钥匙）交掉么，人家动迁组就进来了，进来就拿嘎长的洋钉敲进去，门全部封脱。敲（榔头）的辰光，我眼泪水哒哒滴。我从小就在格里面，我现在68岁。”

搬迁前，她经营着一家弄堂小卖部。1999年朱凤菊所在的上棉三十五厂锭减产，她提早退休，回到顺成里，原先17.4平方米的房子又辟出一块空间做小卖部，朱凤菊和石耀东搭了阁楼睡觉。

小卖部门口摆了张长方桌子，夏天的晚上，天天有“酒席”。特别是朱凤菊前后三排的邻居，每天都聚在门口聊天，关系格外好。

“小卖部开了，人都来了，买酱油啊、买老酒啊、买香烟啊，都过来了。”

回忆起顺成里的时光，朱凤菊的语调都提高了。

“在老房子的辰光，我还没起来呢，两个年纪大的菜都买好了。我门口有台子矮凳的，伊拉在门口捡菜。我听到声音么，就起来了。大家开始茄山河、吹牛逼了。”

“中午么，伊拉回去烧中饭了。下半天么，伊拉搓麻将的搓麻将，不搓麻将的就在阿拉门口茄山河。到夜道么吃老酒了。”

“老房子开心，今朝伊买的小菜好的，拿两只出来。我烧两只好的，大家坐在一道吃老酒，谈谈山海经。”

每个居民都有自己的拿手菜，杨建良的鳊丝，王海蓉的拌色拉，朱凤菊的油爆虾。每户人家烧一点，一桌子菜就有了。

这些围绕着弄堂公共空间发生的场景，现在消失了。

朱凤菊和石耀东现在居住在一套48平方米的两室户房子，居住空间“大了交关”。但一如5年前朱凤菊所言：“这老房子，蹲蹲么恨煞了，一想到人，又不舍得。”

老邻居们都在采访的时候表达了这层意思——房子是新房适宜，但老房子闹猛。“总有好好有推板的，没办法的。”朱凤菊感叹道。

动迁以后，“没事体做了，厌气（无聊）了”，夫妻俩会和还住在杨浦的老邻居串门。

“有辰光买物事去了，经过老邻居屋里门口头么，到老秦（音）这里跑跑，老秦不在么，在林珍屋里跑跑。林珍昨天夜道还来的，伊基本上两三天没事体就来了。”

和原先一条弄堂不同的是，串门距离变长了，要骑脚踏车，也不再串门吃饭了。

以前家里出门就是周家牌路马路菜场，买菜方便，菜价便宜。现在夫妻俩会去国和路的盒马NB买菜，菜价比小菜场还便宜。或者去远一点的大菜场，路上顺便看看老邻居。

说着“还不习惯”的夫妻俩，也已在用各种方式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。

物资回收

渝水堂 高价收购
红木家具·老家具·字画·扇子·印章·像章·老服装·小人书·紫砂壶·玉器·瓷器·地址：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（近四川北路）
热线电话：65407260 13601926417
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

投放热线：22895373

（新闻晨报）综合分类、遗失、注销各类声明广告